

「跳格影像節」讓舞者發揮創意



▲瑞典皇家芭蕾舞團的新版《仲夏夜之夢》，九月八日晚在百老匯電影中心放映 Hans Nilsson攝

【大公報訊】由城市當代舞蹈團（CCDC）主辦的「跳格國際舞蹈影像節2017」將於九月七至十七日在油麻地百老匯電影中心，以及灣仔香港藝術中心agnès b.電影院舉行，上映二十八齣本地及海外最新舞蹈電影。

「舞林短打」感受城市創意

今年「跳格」委約亞洲創作人發表對於身體及舞蹈在電影媒體的探索作品，三部長片及三部短片風格迥異。委約長片包括赤裸真我的《有照跳》（黃炳培執導，梅卓燕、伍宇烈、邢亮編舞）；以身體與音樂遊走各區回應城市風起雲湧的《在野》（許雅舒執導，何靜茹、陳敏兒編舞）；以及黎宇文執導、伍宇烈編舞的《男生·故事》足本。

「舞林短打」委約短片，則展現城市創意：習武多年的舞者曹德寶，邀得武術指導元輝合作，將電影中的武打場面及鏡頭技巧融入《噢！百萬拳！》；葉奕蕾的《慢遞1958》，創作概念源於日本攝影師長野重一《香港追憶》相集中，一幀攝於一九五八年的照片；CCDC舞者譚漢樺首次編導《浪漫在哪？》，考驗我們如何從街市、街頭巷尾和地盤中感受浪漫，在日常閱讀城市景觀。

除了本地委約作品，還有來自世界各地舞蹈影像放映。伊斯特·古爾德、霍爾·爾斯威昂執導的《娜姐背後的男人》，回顧了七名年輕男舞者加入麥當娜團隊參與巡演及紀錄片《與麥當娜同床》拍攝的故事。《娜姐背後的男人》舞者之一卡爾頓·威伯恩，將來港出席映後座談及主持舞蹈工作坊。卡露蓮·貝萊特執導的《老吾老與肚皮共舞》，講述卡露蓮在回老家後發現母親有跳肚皮舞的新愛好，她深入了解母親及其兩位朋友的日常，發現了三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三種對變老的態度。由克萊拉·范古爾執導的《金融之聲》，帶觀眾走進倫敦金融城，來自荷蘭國家芭蕾舞團、荷蘭舞蹈劇場以及英國蘭伯特舞蹈團的優秀舞者，聯袂優秀獨立藝術家，用肢體、舞蹈、文字、旁白等形式，呈現金融界百態。

自去年節目開始觸及舞蹈演出的轉播，今年將呈

獻瑞典皇家芭蕾舞團的新版《仲夏夜之夢》，該版本二〇一五年由亞歷山大·埃克曼編舞，米克爾·卡爾森作曲。除了瑞典皇家芭蕾舞團的舞者，另有九名樂師也「現身」舞台，包括瑞典當紅創作流行歌手安娜·馮·郝斯沃夫，以及一組古典弦樂四重奏。

轉播瑞典皇芭新版舞劇

此外，「德國烏帕塔爾舞蹈影像節精選」及「詩態——俗世間起舞」分別搜集了歐美及新加坡等地導演的舞蹈風景，前者邀請了德國烏帕塔爾舞蹈影像節總監斯廷·漢堡臨臨主持映後座談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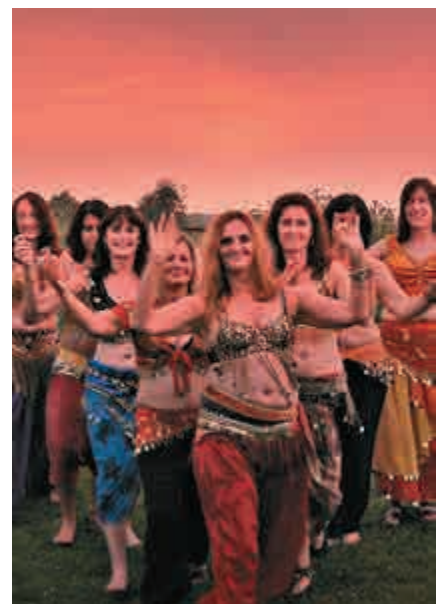
所有節目門票現分別於城市售票網（www.urbtix.hk）、百老匯電影中心票房及網站（www.cinema.com.hk）發售。節目詳情可查詢網站：jumpingframes.com。



▲《娜姐背後的男人》講述尋找勇氣、做回自己的真實故事 CCDC供圖



▲黎宇文執導、伍宇烈編舞的《男生·故事》足本，九月八日、十日，及十六日公映 CCDC供圖



▲一名導演深入了解母親及其朋友的生活後，發現三種截然不同的生活方式，以及三種對變老的態度，就此編導《老吾老與肚皮共舞》 CCDC供圖

今日文化節目精選

- 蔡音曲藝苑「蔡嘉星粵劇匯演」節目：《狄青關三關》晚上七時半於高山劇場劇院公演。
- 香港揚聲音樂社「悠揚琴韻仲夏夜」音樂會，晚上七時四十五分於香港大會堂劇院舉行。
- 「維港音樂節2017：極致維也納音樂會」，晚上八時於香港大會堂音樂廳舉行。
- 居港藝術家Catherine Grossrieder塗鴉個展「Fast Taste」，於中環荷里活道159號一樓Over The Influence畫廊舉行至八月三十一日。
- 香港國際電影節主辦「夏日國際電影節」節目：Jacques Rivette執導法國電影《莎蓮與茉莉浪遊記》（1974年）晚上七時半於香港藝術中心Agnès b. Cinema放映。



▲第二幕以整容風氣反映女性地位低下



▲《本色男女》演繹性別定型的故事



▲劇中青年走進VR體驗場

《本色男女》探討性別偏見

馮健新編劇、黃劍冰導演的新域劇團新劇《本色男女》由三個看似聯繫卻相對獨立的短篇故事組成，三個故事都清晰可見「性別定型」這主題，前兩個故事尤其有效地傳遞出「破除偏見、歧視」的信息。

何俊輝

《本色》故事一寫陳熹愉飾的童年Marco跟家人旅行後愛上跳草裙舞，Marco的父母（杜施聰、梁翠珊飾）卻怕「男孩子跳草裙舞會被同學取笑」。他們為了讓兒子培養出男子氣概，竟把家中牆壁換成藍色（用藍色燈光即時切換，效果甚佳）並貼上肌肉男海報，更叫兒子去打拳及以建築師為志願。其後家中的機械人（由演員飾演，戲的背景是沒表明什麼年份的未來）則道出「狩獵等於有男人氣概」這種「原始」想法。

性別定型難以消失

看着劇中一個個界定「男性化」的元素，使筆者慨嘆Marco要放棄自己喜歡做的東西和想走的人生路是多麼無奈；更無奈的是從場刊中「編劇的話」見到劇中安排機械人出現是為表達性別定型與歧視不會因科技的進步及知識型的社會結構而消失。故事一的尾段寫Marco的父母走進森林尋找失蹤的兒子，卻令筆者感到戲在毫無劇力下無故結束，看不出這對父母就性別定型、偏見有任何體會。

故事一與故事二之間有由機械人主持的

互動環節，導演安排部分觀眾站着看演出有助他們更投入地與機械人互動（另有部分觀眾坐着看演出），互動包括邀請一男二女的觀眾跳草裙舞並向其他觀眾問：「誰跳得較好看？」「怎麼看男人跳草裙舞？」接着機械人再問觀眾：「有否想過整容或進行醫學美容？」更找來一位似是演員扮的「觀眾」演繹整容前後的自我形象變化和怎樣模仿娛樂藝人的眼耳口鼻去整容。雖然全劇只有一個互動環節和「扮觀眾」的效果顯得有點突兀，但編導就性別定型和美的追求帶來了思考空間，不足的是此互動環節與緊接的下一場整容戲都沒提及「整容的男人」，本身正是一種性別偏見。

故事二是四個沒有名字、以號碼互相稱呼的女人在眼睛整容手術後被布包着雙眼，四人坐在一起傾談，觀眾可從對話中得知其中三人是怎樣的人。「524」（梁翠珊飾）明顯是個女性主義者，她既說整容是為滿足自己對美的追求而非為滿足他人（包括男人），又批評現今仍有很多殯儀儀式只准男人執紼，還不滿「633」（陳慧仙飾）所做的葬禮喪喪、跳鋼管舞工作是為賺錢而出賣女性的尊嚴。「524」所講的話無疑刺激觀眾

深思「女性主義」，而「633」指「出賣女性的特質」（「524」視為尊嚴）沒有錯」則提供觀眾多角度思考這問題。

女性整容 身不由己

別出心裁的是「633」來自內地並有着不純正的廣東話口音。筆者不禁聯想到：對女性的偏見與對新來港人士的歧視是出於同一種心態嗎？那種心態會否就是「怕自己的位置/工作/東西被更多人取代？」來自西非某國的「888」（陳韻如飾）表明是為滿足丈夫的觀感而靠整容弄大自己的雙眼，整容對她來說是被迫，不像「524」般是自由的選擇。從劇中還聽到西非某國有其他女性遭身心折磨的地位低下例子，無論是「女性經割禮導致陰道被封」、「男性侵犯女性不犯法」還是「女孩子不允許上學」等社會狀況，都是必須作出改變。但身在遠方、作為外人的香港人對此無能為力，令筆者看時深感痛心和無奈。



▲男孩Marco（右）學草裙舞，卻被父母認定缺乏男人氣概

劇中有一位聲稱跟Marco有緊密關係的女整容者，在角色刻畫上相對模糊；她與另一個說話聲線似女孩子、同樣欠缺角色刻畫的男孩子同場出現，給予筆者相同感覺：編導似乎透過此一男一女去表達某些東西，奈何太模糊的角色刻畫使二人於整個故事中似是多餘。故事二的傾談戲於編排、演繹上像一場沉悶的辯論，擦不出可觀的戲劇火花；若有一件事讓四人共同經歷而非只是不斷講，相信戲劇效果會更生動，亦能彰顯這四人是怎樣的人。

安排角色貫串欠條理

故事三寫一個打機的年輕人（張敏軒飾）進入虛擬太空幻境接觸他心目中的女神，打機的是男孩子，而非各年齡層的女人，他穿上黑色戰士服，並強調眼夠大、身材苗條的女神要穿粉紅色服裝，從形象上把「性別定型」的效果表現得甚突出。但此故事除了角色形象較突出之外，不足之處是編排冗長卻難從許多台詞中理解到這段戲跟性別定型、偏見有何具體的關係，亦難理解背後有什麼別的意義。要讚的是用錄像營造的太空幻境效果賞心悅目，使觀眾猶如置身太空，與故事一用錄像呈現陰森、易迷失的森林視覺效果，皆可見影像設計師莫耀華在創作和電腦繪圖（C.G.）上的精湛技藝。

打機戲中有個博士突兀地說認識一位叫Marco（區崇基飾的成年Marco）的遊戲程式設計員，這讓筆者大惑不解：為什麼年幼時愛上跳草裙舞的Marco卻當了遊戲程式設計員？從事這職業的他又是怎麼的一個人？劇中竟毫無情節提及。至於故事二提及Marco因保護不了所養的小狗而遵循父親想法去打拳和讀建築，則顯得劇情編排奇怪、欠詳細和不合情理，使筆者感到編劇用Marco貫穿三個故事因太刻意堆砌而顯得沒條理，而非有理由、有意義和有鋪排地將Marco自然融入三個故事中。

（新域劇團供圖）